

本书由大连市政府“重点学术著作资助项目”资助出版

后凯恩斯经济学新进展追踪评析

张凤林等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凯恩斯经济学新进展追踪评析/张凤林等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ISBN 978 - 7 - 100 - 09191 - 6

I. ①后… II. ①张… III. ①后凯恩斯经济学—经济
思想—研究 IV. ①F091.34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549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后凯恩斯经济学新进展追踪评析

张凤林等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09191 - 6

20 年 月 第 版 开本 700×1000 1/16

20 年 月 北京第 次印刷 印张

定价: 元

目 录

前言 深化对非主流经济学研究,促进中国经济学繁荣发展	1
第1章 后凯恩斯学派经济思想综述	15
1.1 后凯恩斯学派的产生与发展	15
1.2 后凯恩斯学派的思想渊源	24
1.3 后凯恩斯学派的若干重要特征	30
1.4 后凯恩斯学派在当代经济学中的地位	37
第2章 后凯恩斯学派方法论思想及其新发展	46
2.1 以往的研究方法及其主要特点	46
2.1.1 研究方法的共同特征	47
2.1.2 研究方法的若干差异	55
2.2 近年来关于方法论原则的新探讨	58
2.2.1 阐明统一方法论原则的必要性	58
2.2.2 提出非遍历的世界观	62
2.2.3 将批判实在论作为基本方法论原则	67

2.2.4	关于巴比伦思想模式的探讨·····	81
2.2.5	关于方法论的其他研究和探讨·····	87
2.3	对后凯恩斯学派方法论的分析与评价·····	101
第3章	后凯恩斯学派的消费理论研究新发展 ·····	106
3.1	对新古典消费理论的进一步系统批判·····	107
3.1.1	关于研究方法的系统清理·····	107
3.1.2	对于若干基本定理的质疑与否定·····	114
3.2	后凯恩斯学派消费理论的基本特征与主要原理·····	122
3.2.1	后凯恩斯学派消费理论的基本特征·····	122
3.2.2	后凯恩斯学派消费理论的若干主要原理·····	126
3.2.3	心理门槛与价格刚性:后凯恩斯学派消费理论的一个应用·····	139
3.3	后凯恩斯学派消费理论的学术价值与创新意义·····	142
第4章	后凯恩斯学派的分配理论及其新进展 ·····	148
4.1	以往分配理论的基本内容与主要特征·····	148
4.1.1	对新古典分配理论的批判·····	148
4.1.2	后凯恩斯学派分配理论的基本内容·····	152
4.1.3	后凯恩斯学派分配理论的主要特征·····	157
4.2	近年来分配理论的若干新进展·····	159
4.2.1	提出新的个人收入分配理论·····	159
4.2.2	明确地将阶级冲突因素纳入收入分配理论·····	164
4.2.3	关于新卡莱斯基分配模型的探讨·····	179
4.2.4	关于帕西内蒂定理一般适用性的进一步探讨·····	193
4.2.5	关于收入分配理论的若干经验研究·····	215

4.3 对后凯恩斯学派分配理论的简要评析	219
第5章 后凯恩斯学派的货币理论及其新进展	224
5.1 后凯恩斯学派货币理论的主要内容	224
5.1.1 关于货币的本质	225
5.1.2 关于货币的职能	227
5.1.3 内生的货币供给理论	229
5.1.4 关于利率决定问题	230
5.1.5 金融不稳定性假说	232
5.2 后凯恩斯学派货币理论的若干重要特征	233
5.2.1 强调不确定性的概念并坚持有效需求原理	234
5.2.2 强调基础利率的外生性并拒绝自然利率概念	235
5.2.3 强调非中性货币原理并克服传统理论的“二分法”	236
5.3 适应主义方法和结构主义方法的新发展	237
5.3.1 适应主义方法对信用货币创造过程的新解读	237
5.3.2 结构主义方法的进一步发展——与流动性偏好理论充分融合	239
5.3.3 适应主义方法和结构主义方法的联系与区别:图示综合说明	243
5.3.4 简要的结语	250
5.4 后凯恩斯学派货币理论对“新共识”宏观经济学的批判	251
5.4.1 “新共识”宏观经济学基本内容	251
5.4.2 后凯恩斯学派对“新共识”理论政策规则的替代	253
5.4.3 后凯恩斯学派对“新共识”理论的理论模型替代	257

5.5	金融不稳定性假说的模型化新进展	266
5.5.1	金融不稳定性假说模型化的发展历程	266
5.5.2	金融不稳定性假说模型化的最新成果	268
5.5.3	简要的结语	282
5.6	后凯恩斯学派货币理论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284
第6章	后凯恩斯学派的国际经济理论研究	289
6.1	对流行的国际经济理论的批判与关于国际经济分析的基本思想	289
6.1.1	对流行的国际经济理论的批判	289
6.1.2	关于国际经济分析的基本思想	297
6.2	关于国际贸易问题研究的若干成果	307
6.2.1	国际收支约束下的经济增长模型	307
6.2.2	开放经济下的卡莱斯基宏观模型	321
6.3	关于国际金融问题研究的若干进展	331
6.3.1	关于国际流动性偏好与国际信贷创造的理论探讨	331
6.3.2	关于国际货币改革的若干设想	336
6.3.3	关于汇率等问题的若干研究	343
6.4	对后凯恩斯学派国际经济理论的简要评析	349
第7章	后凯恩斯学派的转轨理论研究	353
7.1	重新解读转轨:后凯恩斯学派的新视角	354
7.1.1	转轨研究中新古典模式的盛行与反思	354
7.1.2	后凯恩斯学派对新古典转轨理论的批判	355
7.1.3	后凯恩斯学派转轨理论研究的主要特征	359
7.2	后凯恩斯学派转轨理论的基本框架与主要内容	363

7.2.1	后凯恩斯学派转轨理论的基本框架	363
7.2.2	关于所有制与企业体制的改革	367
7.2.3	关于价格体制改革与市场体系的建构	371
7.2.4	关于就业体制改革与促进充分就业问题	377
7.2.5	关于政府职能转变与政治体制改革	378
7.3	后凯恩斯学派体制转轨的方案设计与操作思路	381
7.3.1	坚持经济效率与经济稳定的统一	381
7.3.2	强调转轨战略与政策措施的协同配套	383
7.3.3	充分发挥政府规制政策的作用	386
7.3.4	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	387
7.4	后凯恩斯学派转轨理论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396
7.4.1	理论启示意义	396
7.4.2	实际借鉴意义	398
参考文献		402
后记		419

前 言

深化对非主流经济学研究， 促进中国经济学繁荣发展

(一)

众所周知，经济学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部经济学说史就是各个不同的思想流派为争取主流经济学的地位，相互之间不断地进行理论争锋与批判的历史。由于研究者在价值取向、研究视角与分析方法等方面的差别，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总是存在着不同的经济思想派别或经济学流派，甚至在同一经济学派别内部不同经济学家的观点也不尽相同。由此便导致纷争不已。这种情况虽然在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中并不鲜见，但是在经济学领域中却表现得尤为突出。

不同的经济学流派相互争论的结果是，一方面形成了经济学格局的多元化，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的区分。所谓主流经济学不外乎是指在当时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学的，其标志通常表现为受到学术界的普遍推崇，其思想被写进流行的经济学教义，并受到官方决策者的青睐。这种主导地位一旦持续十几年、几十年，被固化了，就形成了所谓“正统”，所以主流经济学

的另一个更常见的名称是“正统经济学”(the orthodox economics)。与此相对照,凡在当时社会中未能受到学术界普遍推崇的、居于次要地位的经济学思潮或流派,都属于非主流经济学,或非正统经济学派(heterodox economics),它也有异端经济学的称谓。一般来讲,无论在哪一个时期,主流经济学大都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其一是综合性,即能够对既往的经济学说加以有效整合;其二是通俗性,即其学术思想便于广泛、普及性的传播;其三是实践性,即能够反映当时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一些重要、紧迫问题,成为社会经济政策制定的主要依据。而非主流学派一般都在这些方面的某一点或某几点上与主流经济学相比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距,故而未能赢得学术界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普遍推崇。主流派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通常只有一个,而非主流派则可能多种多样。

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界,主流经济学派一般是指将凯恩斯主义学说与新古典主义学说相综合的“新古典综合”(the neoclassical synthesis)体系,而由于在这种综合的体系里凯恩斯主义学说已经被纳入到新古典主义的一般分析框架,故就其基本的理论特征而言,当今的西方经济学主流实际上就是新古典主义传统,或所谓新古典正统。而对于各种非主流经济学派而言,诸如后凯恩斯经济学派、新凯恩斯经济学派、制度经济学派、演化经济学派以及新奥地利经济学派等,尽管它们的体系错综繁杂,但是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其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反对和批判新古典传统”。所以,如果从最简单的意义上来分类,那么可以说,当今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与非主流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坚持新古典主义传统或范式还是反对新古典主义传统或范式的问题。

我们在学习、研究、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时,自然应当关注主流经济学,对于这一点人们基本上是没有疑义的。但是,关注主流经济学绝不意味着可以忽视非主流经济学,对于此,许多人的认识就不那么清晰了。至于对于究竟应

当如何以科学态度来评价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的关系,在借鉴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同时也要注意其局限性,并且注重非主流经济学对于这些局限性的修补及其理论意义等问题,不论是专业学术界还是一般知识群体也都不同程度地缺乏应有的科学见识。实际上,主流经济学也是有缺陷的,并且这种缺陷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相当严重的;而各种非主流经济学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并且这种价值往往是主流经济学所替代不了的。因此,任何偏执地因为强调一种经济思想传统而简单地否定另一种或其他经济思想传统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正确的、科学的态度显然应当是兼容并蓄。对此,我们可以稍微展开来加以分析。

首先,从客观经济世界的复杂性必然导致经济理论的多样性来说,只有兼容并蓄才能完整地继承、科学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全部成果。谁都承认,人类的社会经济过程是错综复杂的,以至于任何一种经济学体系都难以对于这种错综复杂过程做出一览无遗的理论概括,这样,如前所述,由于研究者分析视角、研究方法、个人偏好等的不同,便会形成关于这个错综复杂过程的各种不同的相互竞争的理论或思想流派。所以,在经济学领域出现多种学派同时并存的局面是毫不奇怪的,它本来就属于一种经济思想发展的常态。著名经济学家约翰·理查德·希克斯在评价西方资本理论论战时就曾经阐述过这样的观点:经济活动过程就像是一座房子,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就会得出不同的理论结果。^①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比喻,实际上,现实的社会经济过程的复杂程度岂止是一座房子的多侧面所能反映得了的!但仅此就可以说明,不仅经济理论的多样性是必然的,其复杂性也是必然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每一个学派都在按照自己的方式讲述有关现实经济世界的“故事”,尽管有的故事讲得精彩一

^① John Richard Hicks (1965), *Capital and Growt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 v.

些,听众多一些;有的故事讲得枯燥一些,听众少一些。但是不论哪一个学派,只要它的“故事”还在讲下去,还能够讲下去,还没有退出经济学的讲坛,就表明其仍然有存在的价值。因为任何一种学说如果没有在长期的学术竞争过程中被淘汰或者被证伪,而能够长期持续地存在下来的话,那就表明它们对于人们理解经济世界是不可或缺的。这意味着,虽然各个经济学流派从创立伊始就总是不断地相互竞争,但是对于经过这种学术竞争的淘汰和筛选过程而最终能够留存下来并且同时存在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各个经济学派而言,它们之间主要地将不再是一种替代关系,而是更多地体现了一种不同研究视角上的分工关系,或理论上的互补关系。主流派的故事讲得再精彩,也只是描述了经济世界在其特定假设(主要是完全性与稳定均衡等等)条件下的情况,而那些超出这些假设范围的、可能出现更为复杂的情况(例如,关于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及其后果,关于市场不完全性及其后果等等),往往都是非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主题,是由它们来加以描述的。这些研究尽管由于问题本身所特有的复杂性而尚未形成可以超越主流派的完美理论体系,但是确实也取得了许多新成果,在一系列问题上显示了不同于流行的主流思想的深刻洞见。由此可见,学习经济学,单纯地关注主流是片面的,经济学不只是供求曲线,也没有什么“不二法门”之类的东西,社会经济运行过程的不同侧面将需要不同的理论来解释。我们只有既关注主流经济学,也关注并且高度重视非主流经济学的科学价值,才能避免陷入以偏概全的错误。

其次,从科学本身的真理性标准来说,也要求我们对于无论是主流经济学还是非主流经济学都坚持一种兼容并蓄的态度。科学的真理性表现为人类思维对于客观世界的同一性,这是科学发展的最高境界。这意味着检验科学真理性程度的标准只能是客观实践,而不是人们的主观评价。因此,简单地以是否属于流行的主流学派,或者以是否赢得了社会多数受众的普遍接受等为标准来判断一

种理论的优劣,在认识论上是肤浅的,因而也是不可靠的。可遗憾的是,这恰恰又是人们容易陷入的一种认识误区。由于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以及客观实践对于理论的检验通常是一种长期、动态的过程,从根本上决定了没有任何一种科学理论能够达到绝对真理的标准。这种情况就导致人们在现实中往往采取简单化的方法,即以一种学说接受者的多寡来判断其真理性程度,从而便产生了普遍流行的对主流或正统理论的盲目崇拜或追捧。这种对待科学的态度显然是“不科学的”。因为科学的真理性完全取决于实践,并不依其接受者的多寡为转移。比如,当一种学说体系主要是因为其形式上的完美性以及可接受性而赢得多数人的推崇时,那么在它的实际被接受程度与其理论的现实科学性之间就不能简单地画等号。在这方面,拿琼·罗宾逊夫人主持撰写的经济学教科书《现代经济学导论》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作比较,就是很好的例证:前者虽然在普及程度上要远逊于后者,但这绝不意味着后者比前者更“科学”。任何具有基本科学素养的人都应该明白,在科学的真理性面前,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是没有任何高低和贵贱之分的。虽然在许多情况下主流的东西受到多数人的推崇,而非主流的学说并没有为多数人所接受,但是后者的学说在某些方面可能比前者更接近于客观真实。

不仅如此,从理论发展和演变的动态角度来看,所谓主流与非主流的思想传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断变化着的实践面前,思维的一切成果都是相对的,今天流行的东西也许会在未来新的实践面前变得老化背时,而今天尚未赢得主流地位的东西也许会在未来大行其道。实际上,某些后来成为主流思潮的东西在先前的历史时期中往往是以非主流的形式出现的,这种例子在科学史上不胜枚举。就经济学而言,不论是古典主义相对于重商主义,新古典主义相对于古典主义等等,都是如此。谁敢说新古典主义就达到了经济学的最高境界了呢?谁

又敢断言当前仍处于非主流地位的各种经济学思潮，它们当中的某一种或几种在未来不会取代新古典主义而成为新的主流呢？从这一角度来看，盲目地推崇、或僵化地固守于当今流行的主流经济思想传统，不仅反映了认识论上的肤浅性，而且也体现了分析眼界上的短视性。所以，无论是从科学的真理性还是从科学发展的动态性角度来看，我们都没有半点儿理由可以忽视非主流经济学的存在。

(二)

根据上面所述的道理，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其经济学的繁荣发展都不能仅仅局限于所谓主流经济学，而需要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乃是学术发展的正常秩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正常的学术发展局面往往难以真正形成，在科学领域中的“多数人暴政”有时并不亚于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即使是在学术自由发展的西方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非主流经济学受到轻视或忽视的情况。

中国的经济学发展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虽然我们在形式上历来倡导学术思想发展要“百家争鸣”，但是实际的学术生态状况则与此相距较远。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普罗大众，盲目追捧主流的心理倾向都异常地突出。我们认为，除了一般性的认识论方面的原因以外，这可能还有我们自身政治体制方面的原因，以及社会文化传统方面的特定原因。似乎中国传统文化中潜藏着的等级尊卑的观念对此应该负主要责任。在专制社会里，等级地位决定一切，占有了支配地位就会占尽一切优势，这就会促使这里的人们在思想学术领域特别地在意主流与非主流之别。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这种注重等级尊卑的思想倾向在学术领域中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改革开放以前或之初，在传统体制的影响和传统观念

的束缚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然地居于主导地位,所以大多数人是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尊,而基本排斥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其主流经济学派,形成一种思想僵化的局面。但是,近年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加深和整个社会实际舆论导向的转变,以及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的大量引进,学术界在很大程度上又出现了相反的极端化倾向,即开始盲目崇拜西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主义思想,而忽视甚至贬低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仍然在“名义上”保留着所谓的指导思想地位,但是实际上,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被奉为新的正统,成为时髦。一些学者以“正规化”、“现代化”相标榜,力图使人相信中国经济学要发展就必须遵循“现代经济学”的套路,而所谓现代经济学就是新古典主义传统。这些人往往瞧不起非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他们所搞的那一套是旁门左道,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剑走偏锋”。非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也往往被以“缺乏正规化”为名排斥在时下公认的所谓“正规化”的权威期刊之外。这很明显是一种极不正常的学术倾向。如果不予以纠正,将不利于中国经济学的健康发展。

首先,就经济学的传承而言,这种倾向肯定是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如上所述,经济世界的错综复杂性决定了经济思想的异质多样性,这一事实本身要求我们在学习、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思想时,必须坚持完整性和系统性,避免主观性和片面性。虽然任何人、任何学者都有自己的理论与方法偏好,都有选择自己所偏好的经济学说的权利,但是这绝不能也不应该成为他们漠视他们所不偏好的经济思想存在的理由。你可以以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的“真传”相标榜,进而也可以以主流经济学家自居,但是你却没有理由以“舍我其谁”的气势否认非主流经济学家的的工作,似乎只有自己才是经济学的唯一存在。打个比方,你可以尽情地欣赏流行的通俗音乐,却没有丝毫的理由可以否定古典音乐的美学价值。

真正的科学家并不是这样子的,西方真正有造诣的经济学家并不排斥与自己观点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经济学同行,甚至主流经济学家们也多半是如此。历史上,李嘉图与马尔萨斯长期保持的争论中的友谊和友谊中的争论关系,保罗·萨缪尔森对于琼·罗宾逊的尊敬和对于其学术成就的承认,都是这方面很好的例子。

其次,这种倾向也不利于真正提升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水平。“正规化”乃至数理化无疑是经济研究的一种方法,但它绝不是唯一的方法,不能因为它是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流行的方法就将其吹捧为唯一科学的方法。应当看到,经济学贵在思想。就西方主流经济学而言,如果说到其科学价值,也主要是体现在其思想内涵上,而不是形式化的东西。这种思想内涵的实质就是要揭示人类经济活动的普遍性的效率法则,以及它的具体实现形式。单纯强调所谓的正规化,特别是又把这种正规化归结为数理化,而不能把握其精神实质,实际上即使是给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当学生都不够格的。至于国内某些所谓“权威期刊”简单地以有没有数学公式或者计量方程来作为录用文章的标准,就更是一种甚至令西方主流学者也感到啼笑皆非的做法了。也许中国的经济学在过去太“不正规化”了,以至于使得某些人因为这种正规化的“稀缺”而走到了另一种不正常的极端状态。这种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邯郸学步”式的效仿,非但不能提升、相反只能降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水平,使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误入形式主义的歧途。

再次,从现实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需要来说,单纯拘泥于主流经济学的思想框架也难以完全解释清楚现实中的各种复杂问题。如果说在西方已经发展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尚且需要多种相互竞争的经济学思潮并存的话,那么在中国当前的体制转轨与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层次的复杂问题相互交织,就更不可能依赖一种经济学理论体系来解释所有的问题、并支撑所有的政策设

计了。中国的经济学发展,需要广泛借鉴既往的经济思想成果。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政策的设计,需要借助于多种不同的经济理论来“支招”。例如,对于近年来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可以很容易地用新古典劳动市场理论及其新进展来解释。但是,对于企业中激烈的劳动关系冲突,像 2009 年发生的吉林省通钢公司因为改制引发劳动关系冲突导致工人将公司经理打死的事件,以及南方一些地方的“血汗工厂”、内地的黑砖窑和黑煤窑等案例,新古典模型能够解释得了吗?就是科斯的制度分析、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等等新的理论进展恐怕也未必能够说得清楚。在这种集团性的、阶级性的冲突事件中,也许老的、马克思式的制度分析或者沿此思路发展起来的某些新理论可能更有效。因此,理论的多元化并不是人们主观上愿意不愿意或者喜好不喜好的问题,它绝对是源自现实的需要。笔者几年来曾经多次说过,在当前的中国既需要马歇尔,也需要马克思;既需要凯恩斯,也需要弗里德曼。一句话,既需要主流经济学,也需要非主流经济学。只有这样,才能对于我们社会经济运行的不同方面给以科学的解释,并提供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政策指导。

当然,就中国目前非主流经济学的现状而言,也是成分繁杂、良莠不齐。虽然坚持以严谨规范的方法来从事各种非主流经济思想研究并使之与主流经济思想进行相互“对话”和“沟通”的人不在少数,但是也确有若干“旁门左道”者达不到这样的层次,他们仅仅热衷于对主流经济学的空洞的批判和不着边际的攻击,甚至使用情绪化的语言把主流经济学说得一无是处。从这些人身上人们总是能够隐约地看到早先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某些所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于西方经济思想动不动就“戴帽子”、“打棍子”的陋习。这些也确实有损于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形象,甚至在中国一提到非主流经济学立刻就有人把它们与“左”的、教条主义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因此,非主流经济学家受到主流

经济学家的排斥,显然也有某种自身的原因在里边。我们虽然对于当前主流经济学家唯我独尊的做法提出批评,但是同样也不赞成在非主流经济学研究中出现的各种不规范倾向。因为在这种有些类似于“争老大”、“论座次”的江湖式的游戏中,是不可能形成一种健康的学术生态的,长此以往,无论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想,还是非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包括马克思经济学的思想,在中国都不可能得到真正的传承和发展。

因此,无论是从经济科学发展本身的客观要求来说,还是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来看,我们都应当提倡全面、深入地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说,纠正盲目追捧主流经济学的不良倾向,努力提升非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水平,对各种经济学思想采取兼容并蓄的科学态度。在当前,特别应该注重和深化对于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思想的系统研究,提升其层次,看看长期生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非主流经济学家为人们认识市场机制的运行提供了哪些不同于主流派的新视角、新观点,对于矫正市场自发运行条件下的弊端开出了哪些处方,这无论是对于中国经济学理论的繁荣进步,还是中国实际经济的健康发展,都将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三)

后凯恩斯经济学是当代西方一个重要的非主流经济学派。这一经济学派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50 年代,主要的思想导向是反对将凯恩斯主义学说与新古典主义学说的综合,主张摒弃新古典传统,恢复古典主义传统。虽然这一学派内部不同学者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但是其反新古典传统、反边际主义体系的基本观点则是异常鲜明的。后凯恩斯经济学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在西方经